

暗恋

坚果饼干/著

和你一起品味酸涩的暗恋滋味，感受爱情的成长。

时间，有如一条蜿蜒的河流，悄悄流过生命的每个阶段。
在那段身影飞扬的青春岁月里，
关于偷偷喜欢一个人、关于爱情的体悟；
关于友谊的维系、关于自我的成长，
都在时间的河流中，激撞出关于青春的故事。

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些在飞扬的身影身后，引领期盼淡淡回眸的日子……





暗恋

坚果饼干/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恋 / 坚果饼干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81036-849-4

I. 暗... II. 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259 号

中文简体字版 ©2004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暗恋

作 者: 坚果饼干

责任编辑: 蒋惠敏 廖朝晖 童菲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32

印 张: 5.5 插 页: 8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ISBN 7-81036-849-4 / I · 114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q.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关于幸福、勇气、未来的二三事

大家安安，我是坚果饼干。

很久都没有出现，不知道是否已经被众人遗忘在某个橱柜的角落里了呢？

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在《妹妹》这个故事里面，曾经提出所谓“幸福的秘诀，在于勇气”的说法？

当时想写一个快乐的、可爱的、追寻幸福的故事；但是在创作的当下却发现：很多人都期待着幸福可以从天上掉下来，或许是哪天在路上撞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然后在相遇之后，所有的王子与公主，都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是的，这的确很美满；

但是，却也很虚幻！

毕竟不是每个女孩都是公主，王子爱的说不定是厨房里的灰姑娘；所有的幸福就算再过度美好，终究也得回到最现实的层面。

所谓的爱情，并不是只单纯地找一个匹配或是喜爱的对象，就可以拥有美好的爱情的；因为在我们的的心中，仍然存在许许多多复杂的情感，不论是亲情或友情，都会对爱情产生影响；所谓的爱情，并不仅仅是一条单一、独立发展的主轴。

写过可爱的《妹妹》、深沉的《蓝色月亮》；接下来，

我想写一个温柔的故事。

所以塑造出温柔的主角，挑选了“暗恋”这个题材；因为像这样隐晦不明的情感，总是蕴藏了许多的神秘与故事。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温柔地对待别人，以一颗善良的心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而在这个故事的创作过程中，竟然发现了有比“勇气”更重要的事情；勇气有时候只是血气方刚冲动的群聚，就像是电光火石刹那间的一见钟情般的绚烂，然后几乎所有的初恋都是如此莫名其妙地开始，接着因为个性不合等等的原因，无疾而终。

人们想要追寻的幸福，难道真的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吗？

我想，一份真正纯致的情感，应该是破除许许多多的窒碍阻挠后，在爱恋初期脑中的多巴胺退散消却后，依然能够长长久久走下去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是故，勇气不再是追求幸福唯一的秘诀；真正隐含在内的，应该是培养让自己能面对更多挑战、更多未知自己的勇气！

人，都会害怕一种叫做“未来”的东西。

诚如故事中的刀疤所说，我们的确可以慎谋远虑地去思考，每一条通往未来可能的方向，规避所有不利的、或是不愿意去走的道路，而选择自认比较安全的路。但是情感奥妙的地方就在此，“意外”总会不定时、不定点的，就这样任性地发生了；而这些，绝对是当初料想之外的突然！

与其胆小地想规避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意外，不如勇敢地去接受，那个在未来即将改变的自己，才是一种真正勇



敢的想法。

人会变、事会变，地球也会物换星移；

而终将不变的，是坚持到底的人心。

现在，请大家与我一起分享这个尚称温柔的故事吧！

坚果饼干 于二〇〇二年十月十六日



01

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些在飞扬的背影身后，引领期盼淡淡回眸的日子。

那年，我十六岁。

或许在十六岁之前的十五岁、十四岁、甚至十一二岁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相同的事情。

只是人的记忆，总是超乎想像的容易淡忘！

比方有人问你“昨天早餐吃了些什么东西？”大部分的人，包括我，都得歪着脑袋绞尽脑汁地努力回忆着；最后，也总是以一个尴尬的微笑，摇摇头耸耸肩，也就这么过去了。

而青春，还有那些越来越朦胧的回忆，也随着时光蜿蜒的河，逐渐隐没在深深浅浅中。

当你蓦然回首，突然想要再抓住些什么的时候，那些美好的、悲伤的、暧昧的、或是曾经痛得以为无法愈合的伤口……

竟然都如轻烟薄雾般，消逝得无影无踪。

那些过去呢？

其实，就仅仅是过去罢了。





02

“起立、敬礼!”

“谢谢老师。”

坐在教室最末排的男生总等不及老师回礼，四点五十分的放学钟声一响，便兴冲冲地拎起书包准备开始一场混乱的校车争夺战。

“啊啊，公车来了来了!”

“别推啦，很挤耶!”

“学长，人家是女孩子，女士优先啦!”

“哎哟，现在讲求男女平等，你们等下一班啦!”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在校门口不断重复上演：钟响、尖叫、奔跑、挤公车……总是迅捷却又不失次序地顺利进行着。

或许对每一个离开家附近的学生来说，摆脱的不仅是联考的压力，还有搭乘一段公车再回到家的小小脱缰的喜悦。每天五点在站牌下挤得像沙丁鱼般，都是一群还没换下厚重眼镜，顶着马桶盖外加一脸蠢样的高一新生。

那时候，我也不例外。

不过比一般人好一点的是，之前的学校并没有硬性规定不准将头发推高打薄，加上身处所谓的升学班，校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的算了。托此之福，我看起来还不至于是最肉脚的那一个。



人挤人是气死人，连挤了两三个星期的公车，我和班上最要好的朋友嘉芬决定，比大家晚一点走。

当然不单单是因为必须参加社团活动，而是因为“他”，总是会在那个时候出现。

不知道是否因为受到太多电影或日剧的影响，在高中那个青涩的年代，似乎大家总得找一个崇拜景仰的对象，来当作激励自己上学或是考试的目标。

每天只要能够看到对方一眼、在远处听听他的笑声、甚至午餐买了同一家便当、在图书馆的借书单上看到熟悉的名字，都会让一整天的心情好到一个人不自觉地呆呆傻笑……虽然不能说是个挺单纯的动机，但至少有很大部分的一群人，是借着这样无远弗届的绮丽幻想，度过那段整日埋首书堆里的无聊日子。

想当年，我们也不例外。

喔……我的意思是指：嘉芬！

记得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新生们穿着崭新的制服，傻愣愣地坐在活动中心里，一边注视着老是走来走去令人胆战心惊的值星官，一边无聊地等待着校长、各部处主任、还有一堆搞不清楚什么职位的人上台讲话。

一天四五个小时的精神训话，再加上午后清洁打扫环境，大家当然不肯乖乖闭嘴坐在椅子上，听着这些每年只换掉日期和名字的沉闷讲稿。

刚开始只敢两只眼睛骨碌骨碌好奇地窥视着身旁的同学然后忍不住彼此偷偷传着纸条交换姓名，一直到下午大伙儿在操场拔着杂草拉近彼此的距离，开始一点一点地露出顽皮淘气的本性……



然后，新生训练的第三天，眼尖的大家都注意到，那个左边眼角有一道疤的值星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相俊秀、睫毛很长的学长。

长相俊秀可以轻易判断出来；至于睫毛很长，则是嘉芬在排队进活动中心，远远地看到那个斜背着红色值星带的身影，与前两天有天壤地别之不同后，死命拜托走道旁边的同学和我们换了位置，在那个男生经过她旁边第三次之后，斩钉截铁地宣布这个重大的发现。

接下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逛遍所有的教室，终于在一个星期后的社团招生又看到背着值星带的他，出现在某康乐性社团招生服务处的桌子旁！

他就这样简单轻松地站在忙着拉学弟妹的人群中，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强烈存在感；第一次，我们这两个懵懵懂懂的小女生，终于知道漫画里面那些身影泛着柔焦、背后画满玫瑰花的男主角是从哪里来的了！

不加思索地，嘉芬不待一旁的学长姐招呼，迅速地从桌上那一叠入社申请单中拿起两张，自己填写的同时也不忘催促原本想加入文艺性社团的我入社。

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天真无知的高一新生们，又怎么会知道学长姐们可是老奸巨猾得很；入社后的第一次社团活动，我们赫然发现，那条红带子竟然又背回了那个刀疤学长身上，而那个长睫毛的男生，就像被蒸发似地不见了！



03

“啊，你问那个学长啊！”

小队活动时间，带队的学姐直盯着跑来询问的嘉芬，还有硬被拖来的我，暧昧微笑着。

“对呀，学姐。”嘉芬嘟起嘴，“怎么值星官又变成原来那个学长了呢？”

“他本来就是值星官啊。”学姐笑着，“只是新生训练第三天感冒没声音，所以情商他们班同学来帮忙。”

“这样啊……”嘉芬毫不掩饰失望的表情，“那后来那个学长怎么不来了呢？可以不参加社团活动吗？”

“难怪我想你怎么会突然关心起值星官呢，原来又是一个被骗的小学妹呀！”学姐朗声笑道：“其实那个学长不是我们社团的，刚刚不是跟你说他是被‘情商’借来当几天官的吗？”

听到这里我和嘉芬才知道，原来想要借同社团的近水楼台之便还真不如想像中的简单！首先得要洞悉社团活动之间，存在所谓“帅哥美女招生部队”的邪恶手段！

不过后来当二年级的直属学姐跑来认领我们之后，嘉芬就可以不用再那么辛苦地厚着脸皮去打听有关长睫毛男孩的消息了。

要在小小的学校里找到这样一个显眼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的；尤其在开学后不久，眼花缭乱的模范生选举传单漫天飞舞，而我竟在整理那堆来不及看完就被丢到废纸篓

的竞选单里，发现他的名字和照片大刺刺地被印在那一排大头照的正中央！

趁其他女孩没注意，偷偷把这张竞选单从废纸堆中抽出，摊平摺好后夹入随身携带的字典里；然后在大家放学后都走光的空荡教室中，得意地拿出递给嘉芬。

“天啊天啊，学长的照片耶！”嘉芬兴奋地跳起来抱住我，“颐雯你真是太棒了，我真是爱死你了！”

“别太兴奋，小心把照片弄破，到时候哭死我可不理你喔！”

“不会的不会的！”她小心翼翼地把那张 A4 大小的传单，仔细夹入英文考卷的讲义夹中，再放进书包，才吁了一口大气宣布：“我保证我会好好地保护这张照片，等会就拿到照相馆去护贝起来！”

第二天一到学校，嘉芬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阳台旁边，掏出贝蒂娃娃的皮夹，而那张护贝好、有着学长温柔微笑的大头照，就放在最左边的透明护袋里，和有着嘉芬灿烂笑容照片的公车车票，并列在一起。

04

当初莽撞答应嘉芬加入康乐性社团，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每次只要想到得严格遵守集合时间、喜欢大吼的值星官耳提面命着老八股的团训、一大堆不可避免一定要参加



的无聊活动、还有每天各小组名为联络感情的小队时间，这些都让个性悠闲的我不由得无力起来。

其实也不见得是真的讨厌，只是每每看到海鸥社的社员满场飞，一颗心便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飞了出去；接着就会被那位正牌当官的刀疤学长大声斥责：“七〇三号，你心不在焉地在看什么！”

总是突然被吓了一跳后，又不情愿地转回头，继续这漫长无趣的煎熬。

不甘不愿地过了几个星期，我终于下定决心去找社长，告诉他想要退社的决定。

“顾雯，这样不好啦，忍一个学期就过了嘛。”知道长睫毛学长是个幌子的嘉芬，虽然也老大不情愿地参与社团活动，但提到退社却总是犹豫不决的。

“可是每天都要参加这些讨厌的活动实在很烦，我觉得还是讲清楚比较好。”


一阵拉拉扯扯，嘉芬还是拗不过我，一起来到二年级的教室前；刚好有位认识的学姐看到我们正在教室门口徘徊，很亲切地问明来意后，热心地帮我们去叫那位身兼职星官的社长。看着刀疤学长走出教室的那一刹那，我还真是咽了好几口水才得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听说你们想要退社？”刀疤学长开门见山的语气，倒是出乎意料的和蔼可亲！

“对，我想要退社。”我强迫自己勇敢地抬头直视他的眼睛。

“为什么？”

“觉得个性不适合吧，当初可能没有想清楚就加入了社



团，真的很抱歉。”

“你叫顾雯对吧？”学长突然冒出的这句话，让总是“七〇三号”被叫唤来叫唤去的我，在乍听到自己的名字还真觉得不习惯。

“学长知道我的名字啊？”

“每次都不专心，当然会记起来啊！”他耸耸肩，“而且记得每个社员的名字，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我叫方睿哲，睿智的睿，哲学的哲。”记不得他名字的我脸上布满斜线，他接着说：“我想可能是你们还不太适应社团的运作方式，所以造成彼此的误会。不过因为转社时间限定在入社后一个星期内，所以这学期已经没办法再办理退社的事情了。”

听到这里，我原本已经够机车的脸色一定变得更加难看；竟然还有什么退社期限，根本就没有公布让大家知道嘛，摆明就是先把我们骗进来后任人宰割的！

“不然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适应，我们再来看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我不喜欢放学后的小队时间，大家在那边大眼瞪小眼也不见得会比较熟，而且有时候拖太晚都天黑了，搭车很不方便。”无视嘉芬在身后紧张地扯着我的手，反正他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又何必在此时临阵退缩呢？

“还有呢？”

“还有你们不觉得有些社团活动蛮无聊的吗？无聊却又非玩不可的游戏，实在很讨厌。”

“还有其他的吗？”他既惊讶又无奈地向我们摊摊手，大概是还没有刚进来的小毛头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在老虎嘴



上拔毛吧；何况这只老虎可是掌握社团活动成绩的刀疤王！

“大概就这样了吧，不过你不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吗？”我强调。

“听起来的确蛮有道理的。”他抿着嘴沉思了一会儿，明快地做下决定，“那么这样吧，小队时间你们可以先行离开，我会交代你们的小组长；不过点名还是拜托到一下比较好，免得被其他的社员说有特权。至于康乐活动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也烦恼了很久，趁这个机会，我会要求社上的干部改进，在那之前你们还是先忍耐一下吧；要是真的不适应，下学期再转到别的社团就可以了。”

听到这番为人设想的回答，一颗悬在那边七上八下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没想到看他老是一副凶巴巴的模样，可还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呢！

“那么就暂时这样哦。”看我们并无异议，刀疤学长温和地拍拍我的肩膀，“其实你们肯说出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好，事情总得要解决的；快上课了，你们就先回去吧。”

挥手道别后，我和嘉芬看着他走向教室的背影，不禁相视而笑，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得到社长大人的首肯后，我们也比较心甘情愿地乖乖到小队报到，其实报个到花不了几分钟，也还是可以在五点左右冲出校门跟大伙儿挤公车；不过要大大方方地在一样归心似箭，却不敢吭声的同学面前，笑容满面地离去，那困难度还真不是之前只要对付刀疤一人就可以比拟的；“众怒难犯”的想法让我们多犹豫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才在小队长抛来了然于心的微笑里鼓起勇气，顺利在五点半左





右踏出校门。

踏出校门口正忍不住想跳起来欢呼时，我们竟然看到嘉芬朝思暮想的长睫毛学长，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公车站牌下，等着远方的公车。

“是他、是他耶！”嘉芬激动得满脸通红，还不忘用僵硬的臂膀撞撞我的手。

“原来他都这个时候才出来啊，难怪之前都没看到他。”我对嘉芬耳语道，一边故作视若无睹状慢慢走向站牌；虽然彼此都没有再交谈，但越接近站牌、越接近他，两人的心跳越是“砰咚砰咚”地以等比级数急速向上攀升；第一次这么接近心中的偶像，谁不会紧张个半死？万一他像刀疤学长一样，突然亲切地转头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该怎么办？

脑海里的杂声越来越大；而眼前的他，却只是静静站在那里，直视着前方，像是看着什么，却又不像在看什么似的。

“看，公车耶！”嘉芬突然地大叫让我回过神来，身为姊妹淘的我立刻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跟着指着公车夸张地大喊：“嘉芬，快跑！”

这声音足够让他对我们回眸一笑吧。我自作聪明地想。

但他却只淡淡地把头转向公车的方向，连个回眸都舍不得给！

这情况让我跟嘉芬窘得下不了台，摆明了人家根本没把我们的装模作样放在心上；不过为了要一亲“草泽”，还是厚着脸皮跟在后面上了公车；长睫毛学长挑了单人座位，我们则低着头迅速经过他身旁，挑了在他右后方两排的双人座椅坐下。